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奸惡

費穆　祖珽

李安　尉遲綱

楊約　郭衍

段達

虞慶則

題奸惡

或曰子之為奸惡類何也予曰有故或羽翼權臣而意非已創或蟊賊儲藩而事殊上逼以列恩倖則愚浮以列叛臣則情減故于另列奸惡以此雖然尉遲迥弟綱尤甚黨權廢主一不已而再罪極矣綱悖固不掩迥忠然迥忠亦不掩綱悖噫誰云兄弟之政

費穆

內入諸姓有費連氏後孝文改費氏

字朗興代人父萬位梁州鎮將穆性剛烈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元舅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柔然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御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冦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别將往討之穆至涼州柔然遁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

魏書曰軍還之後必乘虛復出今欲羸師誘致兾獲一戰

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弱為外營誘之賊騎覘見俄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乃曰今欲選將一人鎮捍誰堪者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為雲州刺史穆招集叛散頗得民心

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都督討平之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及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耳

魏書曰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

令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虚實必有輕侮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日恐不待度太行而内難作矣榮心然之乃有河陰之事聞者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

魏書曰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荆州穆以南征大都督援之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敗之生擒義宗送闕

進封趙平郡公為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

討平邢杲時北海王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議擊顥時圍虎牢將拔屬天穆北度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因召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謚武宣

愚按北海雖僭當以誅穆爲第一快舉若穆謬加贈謚當言爾朱兆意不宜言孝莊　魏書曰穆末路一言禍延朁帶死宜哉

祖珽字孝徵范陽人父瑩見別傳珽神清機警詞藻遒

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聞於齊神武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柔然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為時傳詠珽性踈率不能廉慎倉曹雖州局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

年少歌舞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
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
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
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其妻司馬慶雲女是
魏孝靜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
人遞寢亦緣貨物所致其縱淫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
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而規為倉局密請於陳
元康元康為白之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

籤陸子先子先為畫計凡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琎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琎出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琎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琎早狎乃衆中嘲琎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一嫗耳順尚稱娘子時諠然傳之後為神

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座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得之珽髻上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摴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不實密問彥深彥深答無是事遂被推檢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

坊加鉗錮倍徵其穀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又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事并云祖喜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呼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祖喜二鋌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

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
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
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又盜官遍略一部時
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
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
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遂私竄他
所黄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
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承

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曾侍神武諷所司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外又善音律

册府元龜曰文宣初受禪未改舊章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音樂上書曰魏代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

土風未能移俗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音樂器皆
委棄之不知採用天興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
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缺雜以簸羅迴歌太武
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之此聲
所興蓋呂光平西域得胡戎樂因大改變雜以秦聲
所謂秦漢樂也至孝武時録尚書長孫稚共先臣瑩
等斟酌繕條戎華兼採至於鐘律煥然大備今之創
制請以為准因採魏安豐王元延明及信都芳所著

樂說而定五聲始其宮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
廣成舞不立號所謂雜陽舊樂也
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而醫療尤所長帝雖嫌其數犯
刑憲而終愛其才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
書侍郎陸元規過敕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配甲
坊除珽尚樂丞尋遷典御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
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
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加

以塗畫進之長廣王湛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
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
中書侍郎武成遊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
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許
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
儀同三司掌詔誥初帝於天保時頻被文宣杖責常銜
之而珽於乾明皇建時知帝陰有大志深自結納至是
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顯祖文宣皇

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

資治通鑑載珽說武成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稱祖陛下萬歲後將何所稱以悅帝帝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欲以為嗣帝以後主嫡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脫宮車一日晚駕何以克終士開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也君

且微說令主上粗解斑當旬外表論之士開許諾適洧
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斑乃表言陛下雖為
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上應
天道并上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望宰相先與黄門
侍郎劉遜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
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遜奏之遜懼不敢通事頗

泄彥深等先詰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表裏交通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皆歌謠之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入後宮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

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也珽曰項羽人身亦何可及但天命不至耳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方得至此恐未可輕羽若臣何止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定漢嗣臣位非輔弼以疎外竭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己及子俱保休祚

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
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
勲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雖為流囚常
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
坑置珽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
夜中以蕪菁子為燭目為所熏因此失明帝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
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

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久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前實賴祖孝徵孝徵心行雖薄然奇略出人緩急可仗且又雙盲必無反意請召取問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彦深以珽為侍中珽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瑯邪王計既行漸被任遇又胡太后被幽

北史齊書皆誤作靈太后按靈太后乃魏胡后謚非

齊胡后今正之

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尊保太后故事為言之謂人

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太姬亦稱

珽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

林館總監撰書

三國典略曰齊後主在晉陽珽等上言曰昔魏文帝

命韋誕諸人撰諸皇覽苞括羣言區分義别今臣等

討尋舊典撰錄諸書倣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二百六十卷昔漢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訖并目上呈命付史閣

封燕郡公給兵七十人所居義井坊宅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自盲人掌機密全不語我輩

恐誤國事珽頗聞光言又因光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
帝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
帝以問珽珽為證實又説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
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解云盲老公是臣
多事老母似指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
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
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
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

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可為領軍明旦具奏珽不合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云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為朋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

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才望人皆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使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

罪相及幷坐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軍領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鎭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不問珽日益疎諸宦者更譖毀之後主以問陸媼媼憫默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信為善人故舉之比觀其所為大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

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先與重誓故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控理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叛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亦不聽鳴吠敵無所聞見莫測其故或疑人走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

諠天敵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敵先聞其盲謂不能見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乃解圍去時提婆憾珽不已欲令城陷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敵竟奔走城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即見廢免次子君彦别見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

史襄武縣公

愚考唐書蔚即周八柱國李虎子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少司右上士濟文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招謀害帝誘哲内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遇害將加官賞安頓首曰

隋書載安言曰叔父無狀為凶黨蠱惑覆宗絕祀其

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

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隋文

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隋文亦

為安隱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

臺縣男及即位累遷至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

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舟必輕我

兵備夜襲可破也安率衆為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
進上大將軍再遷鄧州刺史求為内職帝重違其意除
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
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
楊素擊之安别出長川會鹵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
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自
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
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

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
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
史趙郡公李安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
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
之無已但念事涉其親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
反覆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
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叔侄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
得正理宜録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柱國以哲

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遂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瓆嗣少子孝恭最知名

愚備考唐書宗室傳方知瑋孫為江夏王道宗安子為河間王孝恭不過唐人作隋書欲為兩家和解耳恐多飾辭雖然道宗與孝恭同朝時何以遂爾默默

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予嘗論曰謬哉李安阱叔璋於死也夫當周將李時
楊堅實以丞相專政將移周鼎其反乎彼安以襄武
公爵襲自父蔚者從反正與誅反正與曰誅反正則
幸也為我先唱者有叔璋在其以梁州刺史與趙王
招圖堅而約安弟哲内應者正也乃哲猶曰寢之則
不忠言之則不義而安獨曰丞相父也不可背則試
問堅以周外戚肆焉謀簒而吾與合謀者忠乎抑義
乎又問招以周親藩奮然誅簒而吾與協誅者不忠

乎抑不義乎奈何以璋反告而致之死則請正言詰安曰若而父蔚至今存令將孰向彼周上公也非討堅曷報君父恩夫叔志猶父志當父命奉而奈何獨父一權相謂他人父背甚醜哉安也將殺璋後遂絶無忸怩狀而以位高金多揚揚自詡乎則人猶得指而唾之曰若國賊負君若家賊賣叔耳胡始辭賞則泣辭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胡繼受封則又泣辭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巧哉安也以厚顔

硬口文其忍心幾何不使旁觀者見此謂安實愛叔
特以義奪愛而無情數行遂掩忠逆而倒置之乎夫
李崇以叔穆附堅故亦勉附堅然猶慨然内恨以國
難不扶無顏處世為言是崇雖身反猶不舌反而安
獨身與舌俱反反者安耳豈叔璋耶若崇叔穆者乃
真反也
尉遲綱字婆羅代人父俟兜尚周文帝姊昌樂公主綱
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公

主留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
内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
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驚奔綱與
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周文方得乘馬
周書曰九年春太祖敗於邙山入心離解綱勵將士
盡心翊衛
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縣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
軍及帝將圖周文

本史言帝有異謀以君圖臣何云異謀今改正之

言頗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備俄引兵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凡迴伐蜀從周文送於城西見一走兎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綱獲兎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

馬又與晉公護引兵廢帝

嗟乎是皆守文泰之教廢汝君者㓗綱廢爾子者亦㓗綱若死泰有知當嘆作法自敝

明帝即位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户歷少傅大司空陜州總管晉公護東伐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褒之陳公純等聘皇后阿史那氏于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境首三

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卒京師贈太保謚曰

武

楊約字惠伯弘農華陰人父敷兄素見別傳約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竟為宦者性如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强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于約而行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帝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

王意說之曰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執政公雖自結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何以取庇今太子失愛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志也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撫掌曰吾智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

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晉王為太子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大將軍及文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先矯詔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

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悴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徵入朝未幾卒無子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

隋書曰周武帝伐齊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晉陽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又從周武帝平幷州以功加開府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起義從韋孝寬攻之以功

隋書曰迥猶子青州總管勤率青齊之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追破之執祐于陣

勒惇皆逆衍至濟州據其城又累破其餘黨於濟北授上柱國進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姓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㓂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

奏帝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嬴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先屯京口與賊戰貴州南敗之仍平東陽永嘉宣城黝歙諸洞授蔣州刺史衍臨下倨然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旨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

復梁陳之舊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衍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帝崩漢王起兵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

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劬勞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始三歲襲父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以舉高智慧

功遷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大業初以藩邸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怯懦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

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
龎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世充為密敗密進據北邙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
書韋津拒之達見敵盛不陣走為密所乗軍大潰津沒
于陣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東都恭帝為主署開
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達
預焉已陰告世充達為內應及事發迫帝送文都于世
充世充甚德達既破密又諷帝禪位世充僭號以達為

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本姓魚其先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沁源縣公慶則雄毅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超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行參軍襲父爵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

慕義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

此處當入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隋文從之一事

歷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囪所圍慶則按營不救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強初欲亢禮慶

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説諭之攝圖及
弟葉護乃拜詔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
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
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
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户以彭城公迴授第二
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熲等奉觴上
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楊素曰
皆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硤石若非

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命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

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比行聞于帝先是朝臣出征皆親宴賜遣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因告慶則謀反按驗之伏誅拜什柱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

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駞負函盛水養魚自給或告其不軌遂見誅

愚按虞慶則世為周臣乃勸隋文盡滅宇文氏何以不入傳內宜加赤族之誅用洩故君之痛僅父子駢首何幸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